廣陵先生文集目録

卷第十七

上王樂道書
再上邵不疑書
上人書
上縣令書
定吴夫人書
上葛閎都官
與知縣

與主簿

答劉公著微之書

廣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上王樂道書

人未嘗不自直也常直而行然未嘗卒善自直也何以謂人未嘗不自直者以其氣而言也是未嘗不自直也何以謂人之未嘗卒善自直者以其非道與義而言也是未嘗卒善自直也何以言之夫一言狹容也一犯爭怒也卒然及之終浮不沉容奮然而色作忽然而氣動覆日以相睍手措口質以相訾折長短於橫蹙較重輕

於塵煙争用是以相曲直相如不休吏轉鬬而
入死是辦者事之未用也然辯者以曲而争之
是人未嘗不自直也千鈞之重一羽之輕其懸
有殊也顧疰而伏飢與駢脅而勇飽者豈易并
哉卒然及之有奮不顧慮起鬬而入死者是鬬
常不敵而人之所難不為也然而鬬者以勇而
為之是人未嘗不自直也多枉之弓重前之矢
脩矛之鍛厲鈎戟之磨礪而能者為之前敵之
殊也與其迎前而髗膺冒撥以嬰脅豈若退懦
恬逸之安全哉卒然及之有忿蹈死不遑暇視
者是死重故也人之所難能也然而勇者以敢
而為之是人未嘗不自立也雖然皆未足議直
也夫人有是好辯有是必為有是決果前掩死
而不回後延生而不顧信予其自強且勇也然
要其所求志在一直而已苛為之直然何常失
於軽禍耶故勇而直氣者愚常見矣勇而直道
者何愚常顧見而不遇耶然嘗較之夫自信不
阿孰若怒辯以相訾性同（一本作確同）而材可勉孰

若症力以相懸守義盡死而不回孰若蹈敵而不顧死然而嘗恬於為彼而愕於為此者豈不失其素心哉所以為然者何也情動於氣則易而義勝於心（一本作氣）為雖尔是来為雖耶亦存之不素也故曰徒直不足與議道徒勇不足與議直謂其非義云也士之為士也衆矣何直道不若直氣之果哉使其直道如直氣（一本作而為直氣）則道猶有不直者未信也昔今嘗觀鬪者矣終日而不休夫張拳據兵代中代傷豈不為若哉計其中豈無折脅殞目之憂也然終日而不休是亦直所不直尔待勝直面後止心放而氣安甚哉又之果於剛也及直道則惧不偶人而從人何曾不若必鬪之剛哉可羞也已始今有志於是也嘗思得天下剛純之士而見之每誦詩讀書去其人已千數百年猶惕息起恭如將親見之者及其恨有所不盡於其人也犹流涕而旣嗟况同今之世不遠而有者耶伏惟閣下明道篤義其聞有以起不肖也有日矣卒然遇之而

令方貧有朝夕之役不得決捨以往從事則其自嗟傷無時而已也念區區終不自効輙敢以書告所期而道其嚮慕焉伏惟閣下憐而念之不宣令再拜

再上邵不疑書 丙申

知單學士閣下貴富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家犀蜀里之錦楚南荊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絶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加意而至前何其甚易知出於左右哉然（一本作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尔（一本無其得二字）故曰貴富矣何求而不得哉惟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貴富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肯自（一本無二字）枉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荊楚之材者多矣貴富者皆是也而潔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

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嘗謂閣
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貴富者而
今雖不肖竊有意於古之士而願學之昔者嘗
有一日之幸而閣下以今有姊以貧而不嫁過
時將捐金幣以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
之靡靡方以妾馬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
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思散其所有以
今之甚賤才謀不足以禪左右之長譽説不足
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
世之異也故令今且將絲其所賜以實門下之
德爲夫高郵小地也是亦地（一本作勢）不能分高而
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
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
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爲
與不爲者與世之貴富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
以賜之而今辭不受今則謂之而閣下之所得
士之自信如此雖有也閣下之德如何雖文一
軸少見所志幸加采焉不宣今再拜

上人書

其官閣下世之富貴者其勢如父而令非其子其次如兄而令非其弟其次如其君長而令非其臣隷奴嬖其次有官府貴賤而令適無左右使令之役以故漠然雖貴富之門當路而日過之以其無事於其間不敢謁以入也前日閒閣下風義甚高意者若將求教然久之思所以幸進而不得辭念無以通左右則正矣退而益學每追講古人之義厚其所以進退之槩上自堯舜下逮聖人員士中行者之所常言覌其上下所以文令之際似皆有命而殆与今世異然果於有聞則將矜以為守豈心之所知而古之有道皆若是顧身不繇哉則維心存閣下之門而迹有不敢至焉者良以身在人下而進于上前不繇道則何也豈獨異於人哉視古之人所謂恭敬者多如此久之益困而令則有姊身為人弟不自有衣食之能以自苦又餓其長上年過齒長無資以歸姊閒坐思之則其中忽然不知

其心之何如也然犹謂有命再不敢不安也而不腆之交予時與令游者多矣未嘗以言及令之窮也自閤下當路而哀令者多以為言其未從之則議令者以謂可罪矣誠其皆愛心沒義則未敢信然乃至得長者之教亦耳聞而思之士之所自信者顧其心之如何耳古之人所以進退信美矣然犹有見可之仕若其勢也今則已異矣古之人雖甚窮要犹有以自足不如令之皆不然也 下闕

上縣令書

元城上令謹內謁以書自道于長官執事令多見今之士人中無所存外不能自高以媚勝倨出入公卿大夫之門與奴隸俱視其面則喜若得志者而未嘗有愧令雖不肖廼中有所存者視今之公卿大夫揣己之所自存故未嘗一自狂見非特但異於人也亦有可見者而後見之爲耳伏自執事居喪時令與公子游每得窺覘公之為人至今二三年間始卒若一伏惟執事

之孝之廉固當世之所不有古人之所未易過
也然則小子安得不就見耶不宣　令再拜

定吳夫人書

令啓昔者聞門中之淑而士大夫言宜之令始
放意以及且不自實宜乃謂得請耶已辱來命
眆羞其非當雖然何辞及矣秋初熟尚於前惟
尊候安否比近何如伏惟萬福輙有未幣聞在
別紙七月初九日不宣令再拜大人都曹坐前
上舊閣都宮

知郡都官閣下士之無所用於世久矣閣下乃
愛之何耶以其卑陋曲拳樂其為恭耶進俯退
傴樂其為容取將與之考王道德使承下風取
士固有辱身以為恭媚世以為容縟文而薄質
假其華以鬻其實是皆欺冀之道而閭巷之士
與市井之人相與修之而日陳于前以為衒侮
尔是豈君子之宜畜哉異日士有主閣下之門
以帰者皆忠信倜儻自信之士固有以身為是
耻天下以為非所於祿利爵賞在前一一不得於

己則去之（一本作而去之）遁山林而不顧其自重如此
財肯以非其道而見閣下耶於是乎閣下之賢
於世遠矣蓋士之主於人而能以道德自直（一本
作重）者此皆當世之人所雖有士惡夫不然而不
肯從者此也而有能之者宜乎士之主閣下以
歸也前日今忘其不肖於閣下之客雖有一日
之幸異時聞其緒餘嘗為閣下道之一日閣下
聞而未之見且將疑其是非又其去閣下之門
非有道里之雖致而其身不至於前則左右有
以為不恭者此則今所懼也輒敢以書通焉不
宣今再拜

與知縣

今聞古之君子雖居富貴貧賤之間其勢則異
矣及至進退出處則其道一也然則富貴貧賤
之勢既異而進退出處則一者何也必有道而
云也然古之為士苟時之不遇雖萬鍾之祿非
其義則不往也非其道則不取也然進退必量
其時而為也苟有所遇雖尺寸祿亦可以進而

仕也然皆有以存心而然也心之存者亦有常矣然則何謂常也謂舉措不失其道而然也茍得之而處王公之位居卿相之聯而其勢可為尊且文也然有賢未嘗不欲見之也茍未得志退而處草萊之下亦未嘗以道自屈之也退而尊德樂道必待時而用也然茍在上者樂育多士而急於下賢而阿嘗不往而從之也哉蓋時有遇而然也是皆古之君子進退出處之有道矣而今窃嘗仰其盛德而願李之矣恭惟知縣贊善抱明誠之資懷聖賢之道勳烈之傳亦有日矣凡居之邦雖困迫窮處之士小有異能則何嘗不蒙被餘澤哉而今獨敢以古人之道進於門下亦不忽矣惟執事不以枉循而不教之則不勝幸矣不宣令亦拜

與主簿

令嘗惑今之世士者無志而官者無求無志故不知其有貴也無求故不知其可貴也不知其有貴者賤其身不知其可貴者賊其身賤其身

者求於人之謂也賊其身者自取之之謂也故一失於不自高一失於自高不自高者非也失於自高者亦非也今嘗惑而悲之且又喜自得也間而思天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者果誰耶幸而有之信天可以賀不千而不見之其又如恨何伏惟閣下屈主縣簿三年矣邑之士者曰造焉退而皆自得也今固賤世之士者雖不敢仰疑盛德猶惧而未進也今而決自來期不辱而有得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則愚何敢廢哉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愚將有所得而又願親焉不宣今再拜

答刘公著徵之書

今再拜辱詩大見稱奬及覆讀之而益慙置而評之如斯言為當世盛德者發而不在今然大聖人之學賢有道者之事業此固不可假以悅人惟盛德者宜當之而又亦不悅也惜乎足下不留以副敢當者而妄以况今假令得此名而

悦乃淺小人㫖足以辱足以交使令得此名而
不敢悦悦則適資之恐且懼耳何足以賜令也此
所以反覆而益懃者也夫德名者天之尊爵也
令夫人爵人之求者犹研精若思捫隙緣罅以
窺求門户雖所李固不中節然張巧射中之心
不為不勤矣然犹有老身長子而不之得者況
天之尊爵豈易干哉李者乃思不一心而舉一本
作李不竭力甘其名而苦所行慨然自謂得之而
已定忽然人謂之而不讓吾亦見求之甚妄而

得之亦淺也令雖不㫖又敢自陥于此耶則若
令者何敢當足下云耻雖然嘗聞足下自序矣
曰病無賢師友而妄李章句爲識聖人之道者
此人見足下自枉過甚也然令亦有一說試頗
陳之所謂儒者非謂踽踽凉凉者也謂其蹈道
而得德耳蹈道故行己以義得德故足中而不
外求行己以義則於富貴不妄足中而不外求
則終貧賤而不羞惟二者然後能守道能守道
然後能治人治人者無它正己以待天下耳故

古之君子者以此夫今之士之下李章句也亦有以古之国有學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者以所養材也夫人生各有材自非上聖者不待教則求其下者須養以成故為之師為之保者教六德六行而已及其成也則曰賢德行之下者曰藝礼樂射御書筭是也及其成也曰能〻者能此云也与其名賢者固已有差殊焉以是知古之聖人教人之有道也如此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犹且下之况成而不名藝者耶今

夫章句之學非徒不足以養材而又善害人之材今夫窮心剹力茫然日雕刻為事而不暇外顧者其成何哉初豈無適道學古之材固為章句之敗尔自章句之學者日馳以争入其為言皆鑚鑿破碎又有尺寸物色之限終其業犹惣九牛而計其毛假能舉其皮而忍其一睫犹未得名能嗚呼已亦勞哉夫古之為車服器械礼樂名物之用大要不過適時便人尔自夫三代之君各有損益非固為亦也亦沿時而制作

尔假後世有賢聖者作計未必尽取此其間亦令有取捨又何足班々盡心耶古之人未有聖如孔子孟子者也若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嘗聞其略哀公問舜冠孔子忽而不対使薷芥逼々可名為學則二聖人者肯忽而不言耶然則令夫名数事物之斈曷足稱君子之門也自章句之學与天下之學者忘所宜學而進身甚速忘所宜斈則無聞知進身甚速則謀道之日淺甚者不知誦経讀書何以名學徒日求入以仕夫

學者於仕比之市人焉夫市者所以通貨材也人之有貨材則有適市之心如無貨材徒能疾走以入市於道謂何哉令之仕者何以異於是夫高位重祿學者之市也道德利澤學者之貨財也有行道施德與民利澤之心然後求位與祿可也今夫章句而進者何異於無貨財而徒疾走者哉雖適市與道何也故士之不學章句者以此如終不得已必待此而後進以仕則姑徐々先謀道而後思進亦未晩也今之所聞如

此其自待亦以此足下謂之何也如聞從楊學
又将守此以習不宣令頓首

廣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廣陵先生文集目録

卷第十八

留孫莘老教授書
納孫莘老教授拜書
慰崔伯易疏
講罷謝邵牧書
謝邵牧不疑
又謝邵牧不疑
寄孫莘老書

與劉秀才書
與東伯仁手書
謝東犬
謝東熙之

廣陵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留孫莘老教授書

始者先生甚賜令以臨之今而乃久矣而蒙惠猶若也惟是不明視之有不精不聰聽之有不詳心之冥頑而窒塞不通以自廢幾雖然亦嘗試之矣進而私得先生之儀悔前之夷退而復企先生之躅忘力之不足雖然先生亦已勞矣通其来不閑而問而招使之帰曲而教旁蹠而遠導不責其無効口諄々而氣怡心下接而色

㞢枝鋤耕牙障杜徑岐父無子憂兄不弟係交
名雜贄拜列第次論帰取先後至無地危冠長
纓溢出户外雖然令等亦樂矣昕而共默息以
聽儲神會精開聖人之經朝而議暮執所事洗
自去穢識先生之礼方圖久而庶乎曾謂先生
絶令之忽然也雖然令等無狀諸雜刻剥無所
取益如畜雀鼠累過千百不足取用秖益有損
然先生既惠于厥初幸頼終賜之何勝拳拳仰
慕之至不宣令再拜

納孫莘老教授拜書

天愚不可為甚矣愚而可為幾稀而不夷夷不
可為也是愚不可為也然所以謂愚者無知也
愚而無知雖夷猶有可　惟其有知而不為以
自夷則愚之有罪者焉雖然令何知夫六經之
學聖人之事業皆所以仰望於先生也令亦何
所知始者先生既甚惠不鄙夷而以教日益以
所聞此諸生未知獲幸之何由也然從事之日
已久而礼不立無上下之分而雜以相抗非惟

不安於心又左右顧以畏人然先生亦何惜不以安諸生也今方兒時固嘗學事人已加恭嚴礼貌之可不失於人也又况於所師哉今而既學矣反張然無所下豈有能於童子而不能於成人欲行之於鄉人而忽於盛德此非今之所知也伏惟先生念之夫師道之不見于世久矣願先生少有以示之令所幸也諸生之望也不宣令再拜

慰崔珀易疏

令再拜恭弔于伯易足下伏聞不幸以至大故伏惟伯易天崩地潰何以為容心焚腹裂何以為哀坐作起居几案一本作狀墻户顧犹昔然而親已矣何以為思雖然命有適然理有終已而大人奄及上壽則伯易之養固有長日矣勉思人子為後之義無至毀滅謹奉慰何勝哀悰伯易其自重令再拜

講罷謝邵牧不疑書

令嘗聞春秋之學約而暢隱而不没事皆繫聖

人之取舍進退非誠通聖心而志在事爻者不可與也後儒呫々各以意近有不自得弗肯怗已以意竇猜誣己自聖鑿孔納枘非有條枝務自名家不恤非是明聖人之前暴君汙臣有不討誅聖人之後援類比近（一本作引比）無所證驗以傳合經疑是而非通為二三無足表襮今嘗學之三（一本作二）丘而未能也嘗思得通實之士而見之今也既自幸又推思其從來則閣下有以賜之何敢不拜有如窮達之分貴賤上下之等進皆有拜伏承事之礼是皆僕々事人之道而今方有所學力不足使令々不敢辱執事亦不敢拜以是伏惟閣下加亮爲不宣令再拜

謝邵牧

伏承學士明公哀今之窮特有饋贐感愧之素何能已々雖然今之所學有不安者（一本作有所不安）輙敢以辞夫士之不敢望於貴有位也旧矣雖得萬鍾之多不顧易并日而食雖得執圭之貴頭不如櫛犁棘荆豈惟志不顧哉是其有命而

中亦有以自足者令每讀其書思見其人顧已
之反不若是汗出滿背左右顧人以懟非曰能
必然亦願有所學也又嘗聞古之君子周之則
受賜之不敢拜然閣下必以為周令已有餘而
無不足則不敢拜閣下必以為賜則士之不敢
當有前聞矣何獨令而疑之人固各有志令方
志在貧賤願閣下憐其有志全之而不强假為
無志則閣下之門亦無所用之不勝皇恐之至
不宣令再拜

又謝邵牧

重承来既益加愧懼然士之不能自守久矣一
不從於朋友猶且懼之况當路富貴之門喜怒
禍福所自出乎以閣下之門而容有是守之士
顧不美耶以令之賤窮而能有不顧之勢所獲
多矣輙敢再拜以聞不宣令再拜

寄孫莘老書

令啓近不聞問已嘗上狀并鄙詩今應若道也
得来教伏承起居萬福近所若者何事於此絶

不聞頗一示及所喻介甫甚来於此疑者固多
亦略類此是亦何所疑哉彼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固善也以今之世上下代易如朝暮之客而
乃欲以古之成法責之恐非知変者之論也夫
聖人之於刑豈樂用輕邪惟過與不知者宥之
耳至於後世民之飢寒而刑其為盜不教而責
其孝悌故曾子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
此耳論者謂吏之以賄敗者是過邪不如邪以
祿食民而為此尚亦哀矜之邪法令之著天下
甚矣此屬豈不盡曉邪於此教之而不斥於他
尚有斥之者乎必有斥之者於此爭先後耳於
他無斥者是尚以禍天下也夫以位在人上而
有盜賊之行而何以在人上乎不可在人上廢
之而不用宜矣論者既牽於古說不察其輕重
故為此紛紛耳餘須面謂不宣令再拜

與劉秀才

令皇恐向嘗令子之辱迫於尊命遑遽以從不
得終讓自獲来過日見頡發方且駭愕嘆愛疑

較此而不及何暇自秉以師耶後生可畏聖人
猶或難之况今小人學出衆後方期從人以師
未終所業惡敢輕自加人以高耶徒以天拙無
業早知通文字偶来于此日鈎掇童子以自脫
孚餓雖以得飽然其謂所學何以是惧懃無寧
日臨食興嗟志所心缺此惟所臨童子猶再況
今子開敏者何可復當也念終不敢自愛惧徒
損以無益以孤左右虧辱厚意終宜有償之此
其時也伏聞莘君秀才旦夕至縣雖令與之跡

素不盡知其為學然蓋高日深從事之歲久雖
它賢傑充異論苟財如今輩合遠過之况其以
貧来所得尚慊令得於人有餘以此易彼甚為
允愜又况如令寶不加之而令子素所從游者
不可忽也古人有言曰女智莫老婦男智莫若
夫此徒習聞再猶待久而彌通况志于道者哉
是所宜也伏惟加念之令皇恐

與東伯仁手書

令順首向託任道奉書得各袁君来辱書甚勤

伏承起居无恙至慰至慰令郎比已與學朋會
頗自謂學疑謬多矣无從考正奈何比日奉計
為李不輟足下居家多閑無衣食之憂能肆然
不以外物自干一縱于學此天之資也更在撥
其故常無徇世俗則後日將奉見於古入之地
可不勉哉藏芝賦以見索之故嘗録一本適值
發介甫書將附少文字為獻今雖得寫本而藁
草尚在瓜洲蓋託袁君録之須後信奉呈近頗
作詩亦不能得嘉思唯山中詞江上詞作非尚

然夫雖為工然其素心也以素所好愛輒謾致
之試與看之所不然亦下冬寒保衛亢醞行速
不謹令頓首

令啓向嘗奉状後久不得報中間令亦自揚往
還求不得便者久之固無以為問此日起居何
似思企思企任道歸後亦相見否縣中諸事何
如別有何相識為學計不輟則進德無量然更
望勉之自圖高大無滯區〻之間久辱見愛輒
妄道此高文時見寄春寒自愛不宣令啓

令啓連辱兩問及辱賜詩過以所文為示如令鄙者豈能知識然甚喜為學之進唯更勉之後將過是則令益當謖也比日起居安否令居此幸無它向欲至揚後竟以病罷久別每所攀仰近日治何經因便示及鄙文累辱盛索然以麁謬頗羞示人以故久之虛損勤厚輒録少許奉上惟以所非告之良幸徽之兩得書亦以所文為寄比益甚進可喜春暖自愛無事能至此否必不可時寄書不宣令啓

令啓令日文々行已附狀須鄙文計已得之伯仁昆仲固相愛無惜所短見示向託伯易先寄游山記去不知得未如未得因便取之令近益倫衣食之閑以自學尤思相與講之也新文近有否進學應不已無流於俗不泥于近斯二者皆學之大患所竊思以為戒者辱見愛因道之近得宗魯書知會聚如故殊舂々也家叔累欲奉書多以事廢令又與趙興者不相會因不及奉狀也如果見訪甚幸令以女兄之故殊思遠

遷恐後難相遇也此事不欲人傳幸秘之未間
保重不宣令啓
令啓前人回令已在舟中當日遂行到江陰又
已經月向累：奉書欲早来圖一相見吾不能
如願良用怏然離潤日嘗奉一小簡後得元韞
書知已附去還達否比日安否何如伏計萬福
令侍外無他自入夏病作與去年無異可怯南
北遷徙事累日甚學益廢柰何柰何令以女兄
親期甚迫太平之遺已到自計猶有未足輒以

書奉于尊丈薄有所假宜亦見哀若萬一目即
闕之不及見假亦望立示一報距此十月望報
矣但作書託任道附遞可矣如見許一告先示
一報所假與綿但送亢緼可也乃告示送所假
往潤之期蓋恐去取者相差介甫到常必興學
此亦稀闊之遇果来從之大好尤須為長久之
討爾師學難遇今世之學分于多門以令所
考自楊雄以来孟未有臨用之學也更在勉之
餘未及盡令啓

令啓四月南航比今方還道路濡滯連經疾苦
復思家謀歸殊無情况抵真復病今日方似差
已雖奉思無已終不暇致書其勢以此故耳比
聞兄弟皆失薦殊用驚嘆士之食不足於茲世
者失此不能得祿故亦可哀伯仁兄弟家幸足
雖失亦何足多恤必如以材古之聖賢尚爾况
吾輩學未已者則今日之失亦安之非福也比
有暇謀學否今於此尚可留數日足下果肯顧
之或可得旬日之會幸留意切々令脚疾不已
不樂南居至家當比遷恐復還潤恐欲知也宗
魯安否以病中伏枕遺此不暇上狀想亦見諒
也嘗許其子名序在蘄嘗錯鄙意後輙無暇至
家當成以奉寄矣不訝不訝諸相識道意千萬
一來久別殊思相見一笑樂不可失也令啓
令啓既遞書奉候三日疑足下終不來令以兩
家叔歸輙至揚省之往還復四日得書具審旨
意仍惠筆團皆已收訖愧悚相去甚近令以足
病不便乘馬以故不可上謁伯仁昆仲家事皆

主於父兄何係而惜一来此耶令留此尚須数
日無惜一来甚幸鄙文別後時亦有之令病不
能書果肯枉顧可就録之也承見教以自慎此
令之所志然每失輙自悔恨其不肖者未嘗不
在此令伯仁復以是振我敢不拜貺愧荷愧荷
如有所聞無憚頻示人無以言藥我者久矣伯
仁果不遺令之幸也餘須面盡冬寒千萬保愛
令啓

令啓向遇趙吳于常具聞動靜伏承惠書告以
不逮相別之久殊慰所思及承来問益恨相遠
不得每就所益愧荷無已愧荷無已令既至家
已冬至復以生用之窘已從常人之招旦夕當
還既定居且復近書以講所未至甚想足下與
同也不審伯仁昆仲能一来乎常視瀾雖差遠
要無所虞一也何惜而不見顧乎餘須面謁冬
寒比劇千萬保護不宣令啓

令前以家事千丈人言愉色垂似有意窮困者
退歸書幸達旦不寐思其遂有成宜如何圖報

也令每觀前世豪傑之士方甚窮溺時或偶有
力者鈎援之每色然背面汗如自承若人賜者
因自喜願有德於人而未能令而延希望門下
令雖不肖不能自修尚以及古豪傑以光承盛
德卒徒以死猶將忍絶而嘆息狐首以不瞑爾
侍餘幸開說之非敢迫促也備忽忘于左右爾
如何如何不宣令啓

謝東文

令皇恐不肖無所用於人因緣于此去而復來
苟得食以自延其於丈人有賜素厚也居自念
之卒無足酬報者迫於莩餓又不得自引以去
其懃於旦暮不忘也一有所睨見之汗出且憂
甚逼〻無以辭與辭而不得請諉於中而拜于
外則心迯判別而相羞所不安乃此不謂復辱
所命輙道此唯薄其賜圖其安所以望也何勝
款〻不宣令皇恐

令頓首令觀古之聖人賢者踐事開端初亦似
有可疑者及諦讀而審思之則有義爲無疑也

故孟子於長者之賜雖不義之許卻而弟子疑之而孟子不自疑也後來學者不貪其得而於進退之間不自疑如孟子者希也又況今我雖然取之者義也又復赧然于外而心恔而不皇暇也今不肖無亦能又少孤以故不容當世迫以飢餓不能不濫思其西來以所聞學欺給童子以貿易旦夕之餓含愧忍恥有靦面目周非古所謂仁義孝弟宜得食於人者豈容復拜它賜耶夫周恤貧賤古人皆望於諸侯大夫而不在丈人也何以承奉不勝愧赧不宣令頓首

謝東熙之

今老鄙徒犬馬之齒加長所學與為皆荒茀不蹈道晝夜自思冀一二于千萬間或能力行自脫于小人亦非今日之謂蓋終身云也熙之春秋富盛聞見幕核延見接連而不殊絶作為文字皆純粹遒勁使當世有盛德美材者皆將畏伏懼縮崩角折胭而顧相朋友如今輩何敢冀望後塵哉比此西來而足下窮餓之門恤也借

之声色為幸已過昨日復偕令昆抗拜堅强不可移易承奉之際髮立股栗不知何自而當之也憂愧未輟再拜詩賜閲其言詞若形容千百歲古之人者不然則須當世之賢者而後當之或者猶譲也令獨何人非敢售也以當詣門拜從者之辱不勝恐悚不宣令啓

廣陵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廣陵先生文集目録

卷第十九

荅王介甫書
與王介甫書
荅呂吉甫書
與杜子長書
與李君厚書
曾子思哀詞
弔李顥之秀才文

送窮文
五銘序
冠銘
衣銘
履銘
杖銘
門銘
言銘并序

廣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答王介甫書

令再拜啓辱所賜書伏承起居萬福令已至真東歸不過三五日耳令以足疾不樂南方竊欲於間謀一息肩之地不知果得否也人情不易遽去既至家當遲留至春初車馬至江寧幸一見問當謀侍謁也道路時聞流議固俗人常態耳求之於義未見有失也此職安可以久居所請雖頻要有得而後止耳辞既遜順雖煩亦何

所害承見示諸君之論以謂不宜自求便安數涸朝廷此似不量為使與請郡輕重者也使要可為則請郡雖煩有不避也世之於官爵有所徼求與自以為冤而求直者書數十上有矣若以義論之則使不可為決矣不以義論之則雖煩與彼何異耶何為而遽止以憚煩耶近閩江東在位往々怨怒此皆今所親見介甫所待過未有以失之也然而人之如此者以其所為異耳持公心不阿黨以遊茲世難矣恐久而不免

人禍也古之人非其時有魚鹽貿販自活者多矣然未有為貧而為公卿大夫者非惟不可亦勢不便耳今既參差其間要得郡後止耳不審何如配兵不習水事竊以為上論無害今居其職安得無所言耶君乞何北山東關西河東等路應犯配人量道里遠近各配重後或無江河處但非邊江雖在江南似亦可若江池太平等州或上江便有邊江州郡似此類者必闕兵士應後或於旁郡不發綱運州郡如舒蘄信歙等州抽頃應用如

江東轉運司於江寧別作小營聚十州兵士祇備上綱之類如已配在江池等州北人不會水者並乞改配不邉江腹内州軍不審亦可否或聞亦有條不許差北人上綱信否仍問知兵士既上綱爲重役法當二年一替今既上綱即四五年不替多爲用財者所侵聞兵士既滿限飢寒不能自存多逃竄以求脱雖十將節級皆然其下可知也但不知提刑司亦治此否道脩其它無聞其所施置所買炭定敚器價之類民間甚以爲便

乞知之冬寒伏乞保愛全再拜

後批請郡事不可已幸思之以北人易他郡南父雖連家遷亦似無害

與王介甫書

今啓舟行濡滯以十一月到家十二月還常久不得行李所在殊竊悵之白辱賜書定來淮南遇人之北來者輙問之竟不得所審以至今不知比近起居如何伏惟萬福所請後如何使不得所欲後更置之未審何計以自待必不得

已以從之後且有大於是者何以辭之乎然必
欲不受以今日之窮觀之彼有以制我矣雖無
從可乎苟必為不受（一本作苟必不為不受）則孰與今日
自必乎此亦机會不可不慎者也不審所擇如
何令之来此事故亦紛紛矣往還雖多不見所
同只以廢日足疾之餘心虛喜忘恍惚無聊學
固廢矣思仰教喻不審何時後得侍謁君在淮
南異時或幸一見未聞時乞賜問春末日熱伏
惟愛護不宣令再拜

答呂吉甫書

令頓首吉甫閣下辱教甚厚其所推望期我於
君子令乃鄙者何能及是乎雖然事固有不然
不容默默令以謂今之庠序非古之庠序也惟
章句是程苟得利者是學日夜講之幾稀而不
禍仁義也必曰今之法度則不得自信之士不
由今之法度惟古義是陳則不有問者言之何
哉不有聽者告之何哉古之人所以教者蓋曰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孔子豈不欲盡闡其道耶勢不可耳以謂
不若是則人非自得之非自得之則資之不深
資之不深則居之不安今觀近世之士固有力
學矣惟其志意不安於所闡行義不繇於道其
弊在學之不明知而不信耳學之不明惑也後
何言哉知而不信者繇口言之而目聽之其思
不至乎心故也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怠況歆聚無求之人告以其所突之行耶其
不聽也必矣假有聽之者君子其告之若是乎

合故曰今之庠序有德者所不居不及德則不
敢居然前之所言蓋推明今古之同異有德者
之為不為耳皆不為不肖發也前日至揚州有
以其拒府命告之者今怵惕以驚知非其所居
也忸怩以慚既不得已也輒以是告之自以不
肖之學慕於古人者當如是敢自取進退於其
間也夫世之公卿大夫不謀道德也久矣今馮
公信賢不知今之不肖欲技之於民終之編折
公卿之勢而以礼加之此乃不苟然者蓋有意

於道德也令亦以謂人之過以右人望我哉雖不及是茍以世人容悅之道報之不盡其所言竊以謂不忠因自進其區ゝ不謂其傳乃爾也令之不肖不足以信於人久矣彼以所聞之異故驚也夫以無足信之言告不信之人傳所驚異之語宜後於上者失令之心也吉甫視令乎日之言豈不然乎詩非法言與孔子弟子不為詩令語嘗有之但傳者失令之意耳夫子、七十子之於仲尼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彼方瞻之

在前忽為在後何暇以作詩為事乎後世學聖人者取其文字而學之數百年其說漫ゝ沿其流而遠其言攀其華而不取其實士之捨道德而爭以文字為學也令竊悲之因其間而及此耳夫古詩之在者三百皆聖人因人言而存者謂其道有在乎是者故不廢也孔孟嘗言曰作是詩者其知道則其它有不及道者矣故其用於詩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用是而邇之事父則不悖遠之事君則知義夫學固多

術矣欲為大人者學為大人者欲為善人者學為善人何謂大人之學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德行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者也何謂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也古詩之得聖人之道者多矣其有不合於聖人者豈少乎然其意之所存要歸乎善則其作於善人者多矣豈容無擇乎士之學孔子乃知盡信其言而不擇推古之為者以為道而教後世乃大放於言以馳騁其未習用壯其奇淫靡麗之為其間雖有不失正者吾恐楊子所謂風一而勸百壯夫固不為也蓋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如世之作詩者能無苟乎今故庶孔子之意以謂存思所以載道而不作今世之詩未必不為道也何以言之夫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古人之所以學也施之於古詩不可恥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學固自有約也夫孔子之言傳於今者蓋然其詩有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則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盡耳固曰學者豈可執詩以盡信于因吉甫之間後自陳其不肖試一思之回示其末（一本作未）也不宣

令再拜

與杜子長書

子長足下令貧無資身術從礼有責不敢易受寒餓死懼辱先人後以故偷苟自生今將伏聖人之道以乞丐于諸公非不自惡其詭拙念此外又甚詭拙也此月二十日欲與諸公會子長還喜来否令再拜

令再拜相識多日所道多當式言不及所存慕而多切急怨嘆諸宜乎君子疑且畏也雖然相交結之道固心須相同耳若夫出處遠迹旦夕旬月之不相面者此固迹耳心固而迹異於交何所害所患者迹同心異耳千因同固亦非不同處也至於心則二五其異矣幸得君子聽信之為學雖然貴相親近有漸摩然君子與僕尚

同州里閭必不遂弃則言語相問對文字相假借亦固尚無疑直恐君子必疑我書此以待後質令再拜

與李君厚書

令頓首令之西来初未為誽也及日以所學食于人然後大有誽焉夫古食于人而安不皇誽者皆内有餘而推以及不足故當世之閑者從之則孝弟忠信者以其賢有道者之効如此尔假不為然安得人人而食之令令之所食則異矣已不足而強於人故聽者不從觀者不化日尋鞭扶而學者雖惧犹附離相半然後自嘆非賢有道而益知人不可欺也方日惧懃奚暇貪有所取也所賜束脩謹具回納懇愊懇愊不宣令頓首

魯子思哀詞

令居楊之日久而相從事為友者槩多求其之而相親觀者惟魯氏兄弟令方少年時尤狀中不能容人過故與友者初時犹相能終多置吾

而去之而於魯氏兄弟則未之然也今學日益
久而所為益與前日異而親二魯殊治〻（一本作焰）
〻可喜如前日時每退而懼之久亦（一本作益）加相
好也問以年而第之二魯皆長於吾則從而兄
之二魯初讓不肯予當也久亦從之今年之八
月予以事如楊從魯氏家則見其仲民康安民
而不見其伯氏子思者怪而問之曰疾也予雖
不得見之為不足亦謂時〻士有疾人〻之所
不免亦不加憂也歸而令亦病閑不通人事久

而忘為問也或者以死聞而不類傳疑者信矣
予思之死也予之西来甚窮所為亦（一本作益）自信
益以謂反不堪而去之者衆今乃聞予思之喪
其心之哀可知也子思少孤無他兄弟其仲氏
安民者乃予思叔父之子〻思之死時尚未娶
無子而其後絶矣嗚呼可哀也已作哀詞一首
寄其弟安民與故與子思游者見之無過予怨
也其詞曰嗚呼子思信去我而死耶生有死而
為常犹行者之必（一本作有）歸然衆人之安以施遲

而子何去乃忽兮豈視今世之無可樂兮釋然
自引以去之不然繫之天者命兮木止絕於斯
始子之學汲汲兮固願有以設施既　而成科
兮豈寧就死而不寧待將雖適世之不逢兮頓
居身之甚約而前聖右（一本作校）賢兮道豈不樂因
（一本作頓）忽然而逝兮何其無乃非子之（一本無之字）然
兮命也止斯嗚呼不可論兮天有知而無知曰
人人而命者又竟誰為問不吾應兮思之益疑
善人如子兮殞亦先時許（一本作詐）曰嗚呼子思人
之無良口谿髮蒼蒼騈走不僵予而不祥年夫以
殤蒼天蒼天彼人謂何此何不長嗚呼予思人
之無良食玉以朝衣金予臒予而不祥不容糠
糟蒼天蒼天彼人謂何此何不聊嗚呼予思人
之之無良十百孫子瓜瓞延裔予而不祥斬先人
嗣蒼天蒼天彼人謂何此而不世嗚呼予思兮
已矣可懷來不及父養兮去不予遺名無留世
兮學與腹埋嗚呼予思兮何負天哉
弔李顥之秀才文

至和三年閏三月二十一日亢城王令諲以文
敬弔予亡友李君顯之：曰嗚呼顯之之死為無
知歸于泯默一世之勞萬世以息死為有知予
適何去又果與生孰為樂否親呼吾子弟號我
兄腸裂心崩絕不復生人不忍聞予忍去之以
非予心乃命之為禍福之來應不在自有如秉
高射其下人中者乃偶不中則多埋其居茲又
安用嗟子有高材躦于世學急名一科以就親
樂其為文章振：儀：如裂錦紈製為裳衣玉
尺金刀度裁通宜合以縫衽上袷下齊可衣以
游亦可以朝人皆予宜予亦逍遥嘗謂吾學不
可得禄丿已有餘憮吾不足曾敢謂予而不得
科又終大年命其如何吾嘗有特要取自適不
寧愉：從人戚丶生死有天窮達我(一本作吾)命學
非以官(一本作人)求輔吾性以是而言孰為短長孰
為生死孰為得喪何歡何嗟何笑涕洟唯其義
仁情則有之予為有靈吾言其究予而無灵何
憾之有

送窮文

維皇祐壬辰十二月三十日謹奉香酒送窮鬼而告之曰嗚呼窮哉果有鬼歟人皆送尔行尔又行予自我之生迄于〻今拘前迫後失險墮深舉頭礙天神足無地重上小下卒莫安置刻瘠不肥背出見及冬燠常寒晝短犹飢衆人之趨幸徑捷途已或徐〻衆人之避煩予斷臂已或必至人趨宜前人避宜去不前不云為我何故是宜有鬼扳前推後不然曷為失此去就今月晦日傳予欲行有酌斯清有焚斯馨揖謝頌禱期尔之行在昔有唐賢曰韓公立尔名字俾傳無窮謂鬼為無公豈紿我疑鬼為有尔其来此跛倚以須自瞑心醉若有若亡若發夢寐軒然而来翼然而至疊足竦聘閃目吟嘬如將有言臨吐復止顧視前後更相笑指乃進而言曰贈行以言在人則然我徒鬼尔何有於言必欲遺我是以有畏挑茢葦索古人所謂我非常鬼亦不畏走主人乃恐俛而前揖衣謝之然則不

斂敢問何畏曰夫長足先趨長手疾取見利忘
義喜得忘与此名曰貪笑面美口拜膝喏手進
常在前退每居後此名曰佞負口苦身中藏外
貧磨針續髪補故代新此名曰吝此終軽初勇
捨利圖閑目百思開口千塗此名曰巧貪佞各
巧我実畏之有不我遣我背而馳借問主人子
還有否主又乃愧心汗手澁舌訥口鄙賓無之
去留頓受

五銘序

古之人於物常有銘自經見之餘而它傳記之
雜出尚多唯古人之不徒為言而来者爰之益
新非余敢謂為能也然余獨取不得余心者銘
庶幾以自观尔

冠銘

不可以己不可以薦趾既尚而貴亦有以弊弃

衣銘

誰能有衣不惟其良誰能正衣不素其裳

履銘

既素而承胡不用以行

杖銘

惟其不能而願行跂而便軀可輔而趨既偃旦踣其亦何力嗚呼杖不能扶人而人用杖扶吁

門銘

入而謂何出者誰其曰缺然以閑不所宜者來而常盜是離（一本作羅）可不慎哉

言銘并序

昔余嘗有言矣而不如售言之難也及人有言於余而後知售言之難而余猶在人也然人之言于余皆非甚過而余猶不能虛以容於不既況余嘗實刺中人所甚病幸而及君子則余復何言不幸如余等小人則余之獲罪於人多矣作銘曰誦且戒多言是可誦已且可戒已銘曰

子必於賢人之於賢胡有言人之為言非子然人以為言胡得焉舍旃舍旃子以為言胡恤焉人不必賢於不必賢胡有言子以為言雖子然

予之爲言胡得焉舍旃舍旃人之爲言胡獲焉

廣陵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廣陵先生文集目録

卷第二十

故秘書丞徐君墓誌銘

故屯田郎中張公夫人許氏墓誌銘

西頭供奉官王君墓誌銘

右班殿直袁君墓銘

前左班殿直袁君墓誌銘

叔祖左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公行狀

廣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故祕書丞徐君墓誌銘

喜祐三年東平呂倚將葬其舅徐君于楊州江都縣某鄉某原卜以某月甲子吉語其游王令曰舅氏諱天錫字日休故吳忠武王溫之後祕書丞某之子祕書君之葬南豐曾鞏銘其墓序其家世甚詳惟舅氏幼有奇志方其少時徐氏雖失勢然故將相大家子弟絶不近書舅氏獨以學自業天禧中以進世起家為筠州司理叅

軍主祥符縣簿薦者多論其在至於廉以謂可學而不可及也改暑作佐郎知寶應縣改祕書丞明道二年三月十二日以疾卒卒時年四十九及勇氏時倚尚幼未嘗從之以久其為人沉深終不自道其能以故不能得其所為也及其既卒倚常愛思其賢惜其無所聞于後而一時交游無復在者下從其家之故老遺隷問其所為又皆鄙俚賤人無所紀識獨能道其富時視財利無所愛惜至其甚貧廉蓋一毫不假也人有誣取其田者不與之校亦終不非其人然此皆倚所已知於勇氏之所為乃其常耳非其慷慨大節也其治寶應寶應之人飢大疫募民出米為饘粥以食民聚醫藥以治病者其家屢戒之使自愛無身行民間以切近病人君以謂為令當然不聽也然竟卒以疫後二十五年倚過寶應而問之吏民猶能記其卒之年月日時蓋其稱念不忘也卒而無子先人痛傷之至於倚而力及葬葬宜有銘而勇氏之為不傳此倚之

所以問也今謂之日古之志士仁人號名施于後世其行事無聞者蓋多徒以聖賢學士所嘗推道之爾後世信其人謂其所稱者不誣必然也今子欲見其勇于後世而不求人之道德可信者乃以問令此令之所以自懼其不肖也雖然徐君信佳士其為不復見其詳令其所聞猶足銘其人也銘曰

因其所有輙推散之不求其無

喜廉自持以職任民死弗顧辭

猗歟淑人宜後之貽

故屯田郎中張公夫人許氏墓誌銘

許氏之(一本作以)孝愛(一李作孝愛流)三世而益聞當世之賢士大夫多喜道其事而見之書為之譜說序記甚詳凡數之言行十世而世益信其許氏之為孝愛篤也蓋許氏之先己(一本作既)嘗通顯矣今又貴暴而有聞且世有孝實亦宜其然也夫人先司封員外郎某之女而今天章閣待制元之兄適屯田郎中張公某若干年而卒方夫人之

帰張公已嘗娶有二子一女皆児孩夫人撫之
曰是亦吾子也吾何獨忍不愛之愛而不能教
猶非我心也故二子某〻卒頼夫人以成登進
士第而夫人亦有二子沇瀣沇亦以進士入官
今為某縣令瀣好學有文既立矣而卒然棄夫
人者沇也夫人少時於文字声妓無所不學而
卒通於詩楽於琴兼習于筭数故其於正静恬
漠不失於幹者殆其有以一本非以亦有以自資也尤一本
作独於詩能考而知義張公之在恩州夫人已病

一本無念父母之遠一本作甚遠每一有疾涕
二字泣以數曰既適而從夫又
如吾父母何婦人之義如此以死命也而從夫又
病且堅意如忍有言者公曰雖然下同而涕泣
嘆嘅曰既従夫矣如吾父母何死于此命也病
且亟如欲有所言者公曰雖然有不幸吾且俾
子為進士而女嫁士大夫夫人曰然無憾矣一本
作宜夫人之無憾也人亦曰然是無憾也夫然終如其言夫人之卒
先公十有幾年而葬與公同日沇既以夫人尹
氏祔于公則夫人之墓次于左也以夫人之德
宜有銘〻曰

詩始国風以家所自夫人以之
資就実懿孝不忘夫（一本作有一子天）慈能成于
（一本作無二于〻）云誰不學而克能此
西頭供奉官正君墓誌銘
君諱懷忠字孝傑世家開封府開封縣景德忠
契丹入邊天子視師澶州募民間可使將者於
是同日見者千人上皆與之問荅審知其果能
也人與兵二千使分城北偶為子寨其一人郎
君之父貞也後至殿前班都虞候以卒詔贈其

父羡率府率以君為三班借職上即位恩加奉
職監在京河南草場澶州河南酒務加右班殿
直監興元府西縣商稅和州兵馬監押坐免遇
寶元郊祀恩起為右班殿直潭桂二州巡轄馬
遞鋪黃捉鬼為盜剝湖提點刑獄司言自盜起
不意兵擾未治吏多無足頼者臣輒擇其可用
以聞幸上聽從之詔以君為全邪永三州同巡
檢改左班殿直自群蠻亂南方皆天下至險之
處兵雖久頓不敢言入有敢入者随敗君至誤

知山川道里之詳夜召壯士數人與俱行襲之
遇賊輒戰〻而已屈者聽降前後斬首一十九
降者四十六人所奪甲弩鎗盾過當明年轉運
使議於衡道求三州置寨奏以君為樂山寨主
君城樂山塹山為壕並壕為鹿角西重城上為
乳垣敵樓石砲連弩釣橋閘門所以防城之具
畢備城中廬巷倉庫各便其所而易守又蔽山
為隧道突門通城中以備賊斬白水峒主雷勝
父子及其黨一十八人自是群蠻去君部無入

者矣君居南方八年罷歸安撫司奏君功可賞
樞密使難之與兩次合入家便差遣而已以故
得楊州江都廣陵兩縣巡檢改右侍禁用大享
明堂恩加左侍禁用大臣薦充泰州如皋等縣
巡檢加西頭供奉官卒于京師年四十有九君
娶田氏有子七人男四人確礪皆舉進士女三
人長嫁殿直趙資餘四人並幼將以某年某月
日葬君開封縣某鄉某原確礪問銘於元城王
令〻以謂国家自景德以至慶曆四十年間南

比五有事而王氏父子仍踐兵地惟其狂軍有
輕重遇敵有小大故其收功有厚薄安皆嘗捐
身原野爭冒鋒矢之下方是之時死不暇顧寧
論異時之貴富乎田此言之豈有它哉忠者不
忘其上而勇者羞于苟生其大欲遏亂沮暴于
天下小亦盡其職而無媿也一食其食畢其死
力而不悔此與夫世之事人以職而苟為容〻
之討者其行義固有間矣此予之所以銘也銘
曰

宋有天下登民于平吏守弗虔胡敵內驚
既齮我邊遂飲于河時奮自民為王前弋
柏、虞侯氣動上顧勇示于軍指死而蹈
君於前人實纘實類在昔南荒群獠方猘
窮崖絕（一本作斷）嶝保為完巢無復人行航為
騰猱君居其間捍城屬軍時入其阻輒以
捷聞吏苦無功稍自誣冒君縱使降不以
俘告皇有顯澤用嘉尔績君不言薄曰維
臣職謂宜大壽以它就功曷壯未老遽仆

以山惟沂之陰陽原之下鑱石勒銘用詔萬古

右班殿直袁君墓銘并序

袁氏之出為舜後与陳分於袁鄉而世居陽夏其流不可窮已君世于舒天聖中以家自西來吏於江淮發運司親死不歸葬遂占籍為真之揚子人景祐中以久能平盧例當官得三班借職更三官而得左班殿直巡檢揚之銅城鎮坐免以歸君亦適老矣退居揚之尹妻河上其地

蓋君嘗官而樂之也既居二年令侍叔父以官來令方少得君之子相歡也君雖已病瘠然一閑客來争冠帶以出間有過之者与之相對終日而笑喜自如獨其言吶吶無能矣以是益不如君平生之所為而君之二子視向之高幼於君之為既不能省念間有所聞亦不過以能忘私草補姦漏得稱能官而已計其是亦有以過人而取之也獨其官久而益貧家居如新為生顧其用又甚儉則信矣如忠廉者而君尤喜書

人亦多稱為能雖君亦嘗刻於學也而其子遂
以世其家既數年而今學自省加如前時問嘗
怪二袁斷、無所異而樂自節以循俗今亦詣
之二袁慨然曰如子儒者也雖子亦樂此吾親
老矣左右之養朝不謀夕自知家貧以得食為
急古之士者處之燕閑則業專修而智益明顧
予力有不足者雖然我豈忘之聞嘗道自孝
弟始如此固子不敢不勉也今嘗備其志而傷
之間觀其事君然後知其言為實然也居無何

而今云間君亦卒矣葬有日二子未請曰雖然
必子銘顧所与之如何子亦曰今固如無銘為
難也君諱某字某二子翼幹葬君於真之楊子
縣某鄉某原從先人之兆次時某年月日也卒
凡若干日銘曰

已矣凡莫不尔尚何嗟此葬父母于是君
亦歸于是距葬君者又子死生之義備矣

前左班殿直袁君墓誌銘

君既退居令始与君子游後七年而君卒卒三

年而葬前葬之三月君之子謁令以銘令為次
其行事而銘爲叙曰袁氏之出於陳爲舜後君
之先世久不顯亡其譜記不知其流何别也君
諱康字某世家舒之懷寧仕于淮南江浙荆湖
發運同積十五年而得三班借職監瓜洲堰遷
奉職監虔州税某州銀銅場遷右班殿直改揚
銅城鎮巡檢遷左班殿直坐免歸老于揚州之
瓜洲君為人寬和其御事平廉其治家整約其
教子修謹娶某氏卒後娶段氏有子二人翼軫
故與今游者也其葬以某年某月其地在真州
楊子縣某鄉某原銘曰
地阜而隆　曲究而窪中　下以宜君宮
歲月既諏　日時孔良　洵永且祥
君安歸矣　不騫不圮　以祉其孫子

叔祖左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公行狀

王氏舊望太原自公之五世祖居魏之元城縣
不知其始何遷也以至公皆元城人曾祖某仕
某朝至閤門通事舍人祖庭溫開寶中仕為秦

寧軍節度副使考奉謹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公諱乙字次公其少孤長能自奮以學連以進士上輒罷下遊於江淮間景德中詔求祕書于天下公適有之去獻之京師上書言臣父常得事許王府雅於先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書門驗補三班借職巡歷衢婺三州私茶監改三班奉職温台明越四州巡檢用舉者監越州西興鎮兵馬轉運使薦公才可益就用之改蘇湖秀州青龍鎮巡檢於是上居東

宮公上書言太子方少陛下為擇師傅皆賢誠甚盛美獨左右小臣行能未聞有以過人夫師傅之進有時則太子与小臣居無常尚但無過猶嫌不能有益一有不正其習可不慎哉願陛下擇於朝廷賢有聞者益求其人以輔成太子書奏不報故事士之出兩川仕朝廷者雖老猶不聽歸公獨上言曰陛下幸以其材任官何獨猶疑之如此蜀地雖險陛下臨之蓋甚惠仕者文皆其賢人情不宜有他且蜀去京師遠老者

不可載之典但則去離父母生嬰終身之憂死弃萬里之外臣誠恐孝愛之士終不為国家用也臣愚以謂聽還之甚便夫子許兩川之士復婦又得離其旁近官自公言始久言姦貪吏如李溥邊肅材雖有過人幸復聽用之猶不可使為州以近民又言比年制度寖益復古而朝廷大臣下至九品吏皆無廟與士庶人同祭於寢非所以嚴鬼神長恩愛厚孝實於天下也幸以次限之立廟不報恩加左班殿直乾興初朝廷

新逐宰相大臣用事指己之不便者以為黨逐之宣徽使曹瑋素名忠正亦在譴公以疏争曰曹瑋忠臣先帝用以為陝西河北三路部署以藩陛下蓋察其材任之也豈顧不知其忠邪陛下新即位亦當引瑋類聚以自助何遽散逐之臣固知非陛下意而大臣敢以姦乱国也賞罰天下之所信陛下可自取用之毋聽大臣自便書奏一時皆為之驚改監楚州商税監滁州商税改泗州普照搭用舉者改楊州駐泊兵馬坐

免復赴為東頭供奉官監充化軍甯就復閤門
祗候薦者言公能章它用之改淮南西路都巡
檢使恩加內殿崇班連上書請民牛聽耕逃濶
田請賑飢民以息寇賊請罷荊湖路酒課以便
民限民出錢償官則民不觸罪請加殺牛馬之
賞更倍之以購殺人者則罪輒得又言鑄銅為
錢其利甚薄而毋一子今銅復竭宜禁民鑄雜
銅鑄之法其什二宜罷支一切皆不聽上書言
臣方少時嘗願盡其能以進効今老矣願解所

官上以為左領軍衛將軍聽致其仕書方下卒
于海州年七十有三公內剛外徇居於人交歡
然及加以直雖強其力不可以勢得也故公之
所在雖嚴貴入多憚之於其所職每列以是非
爭之每搖而不動去而其下以此多思之皆能
道其行事以嘆其後又不然者然其直亦其平
生終不以進退得失之故以自枉故仕嘗材名
矣大臣屢薦之卒不用其言之人多厭者亦以
此然公蓋自得不悔也嘗從容与客言曰義固

有气直雖天子敢以死争不憚即如非義雖賊
人吾原矣然則請廢北神堰置閘歲省役二十
一萬一千三百千米一萬八千石詔以公言為
閘果便加石侍禁大臣薦之加閤門祗候監定
州兵馬改提挙黄河埽岸上書言将帥微弱所
養非所用不可應一旦其略曰臣觀三代之政
至於久而不能無弊況其下邪自唐末大乱盛
強者争起以分天下所在阻兵以自守国家渇
之於戦争之後上下厭兵久矣故

太祖皇帝稍歛将帥而奪之權行之既久其弊
微弱卒有四夷叛而起者恐非邊将之能應況
天下之勢弱甚陛下獨不監秦邪夫北狄之盛
日久矣極盛必衰其外有黒水強大之敵下有
中山廣平強弗順之狭臣觀其勢不能無變假
如五单于復分于今有若呼韓邪附而願帰者
不從之則合而為患從之則為朝廷計者将安
出耶夫人之材能不同則上之用捨各異夫駢
脅多力臂強走悍刺堅而中深此人之能也可

為人用而不能用人今置將不問其材謀何當
一以能使之臣見其敗軍也夫以能將能以指
使指不若臂之使指也臣視在邊之將識論其
材謀孰能如臂指之不同耶夫軍事至重陛下
既遣將又置監軍監軍苟知兵尚安保將苟不
知兵徒与將衡決於事無益也夫兵趨時如飄
風搏利如飛鳥擊發於心變見於目身走赴之
一跌則後矣其為豈一一以書傳耶使皆上聞
報可而後用之是兵乃陛下与大臣自用也安

用將居千里之外哉必如疑之則勿用不疑而
用之一切可聽其自為無以寸天繩之如是而
不效更覆其軍可皆斬之無赦以懲艾其後敢
以非其任而當此者使知其果死也夫茶鹽取
之山海其出無窮陛下苟聽民之有力者行其
利於天下卒使輸粟益邊則邊實可備也不聽
天聖中遣御史河北聚糴以備邊公獨言河北
粟少又近邊不宜糴以空民食不若以茶鹽募
江淮入穀河陰良便事下三日議以為非是公

奏曰臣言誠甚利三司徒以臣賤故居之臣願
身至三司辯其非是狀已而發利害十事三司
不能折其一詔以公議當是從之果便由是三
司始害公能加右侍禁監杭州駐泊兵為公自
言曰臣始入穀河陰嘗與三司使胡則有曲直
後蓋自以事獨殺以臣故罷之是豈能無怨於
其心今知杭州而臣官屬之後應有以報臣也
書上改真州駐泊加東頭供奉官以病乞吾守
亦約矣居家愍其族多賴以養公先娶林氏早
卒後娶劉氏於公之卒林已葬今用劉氏令葬
爲子三人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子建仁桀皆舉
進士女二人長嫁進士招度次嫁項城主簿宋
逌孫三人之翰彥暉彥卿將以某日葬公真州
楊子縣某鄉某原謹狀公之行事將求世之有
道者銘之謹狀　荆公作誌

廣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廣陵先生文集目録

拾遺

酒舡
别表弟司秀才
别黄端徵
長江萬頃明如鏡
題步君叙園亭
楼上曲
憶江陰呈介甫

平山堂

吳學士席上作

羇旅呈介甫

送介甫行畿縣

次韻介甫懷舒州山水

因憶瀟楼讀書之樂呈介甫

次韻介甫集禧池上詠鷲

與君佐簡書

答王和甫書

拾遺

酒舡

刳木以爲舟蓋取諸渙象有能爲其模黃金役
良匠虛中無檣楫所載惟佳釀繡段圍華堂妖
姬發清唱坐秉歡來時蕩口翻紅浪試問醉鄉
遊何如江海上

別表弟司秀才

吾學老無長吾日亦自愛念當相捨去反覆互
嗟嘅謀道苟能同千里如坐會又何重子行吾

意自有在
別黃端徵聾隅子也
滄江無鐵鏻太岳無低岑鳳凰遺其卯意欲留
清音昂々卧虎見已有呑牛心呉山々雖高滿
路紅棘林不如早西来草堂松竹深端徵始欲泊呉後与
予約予家圃艸堂為會
長江萬頃明如鏡
長江萬頃明如鏡江面無風江水静白日當空
照江底蛟穴龍居難隠映乱山影落碧波寒漁
翁醉以愁不醒逞暮東南見海门海门日断煙
雲瞑戦慶狂濤日月低舟师鼓袒歌相慶長江
雖長繒絪多鐵鏻河處逃生命
題步君叙園亭
我愛練湖春柳好四十里圃青玉城平流中澄
緑鏡匣遠山傍以翠屏横黄林主人樂此地瞰
壓湖面開以亭常將醉目望野色數曲老畫誰
家屏山禽水鳥尽相識飛入欄壁馴不驚有時
落照到波上一眼萬疊金鏻明伊余与世既齟

豁茶此有地來帰耕廻頭把眼看市道愁向塵
埃着脚行

楼上曲

逆口不唱當時歌當時笑声与曲和忍目不視
當時字當時字冩當時意當時意断字空存維
有前歌不忍聞楼凭西地欄干暖病眼看天涙
瀁沓望〻行雲迷笑電暁彡依俙有時見渼眉
聚緑眼棣紅猶仭臨帰別時面秋夜遅〻夜燈
短翠被孤眠不成暁旧時笑月不長圓如今愁
看月空満武陵我欲尋帰路桃花迷人不知步〻
霜餘芳草不成青暮鴻飛入斜陽去

憶江陰呈介甫

江上城隍古鏡中城邉山色翠屏風魚蝦接海
随時足稲米連湖逐歳豊泰伯人民堪教育春
田溝港可疏通未輪天使従君欲異自能忘笑
語同

平山堂

豁〻虛堂巧架成地平相与遠山平横巖積翠

簷邊出處瓏浮蒼瓦上迮春入壺觴分蜀井府酒取此井醸風同谈笑落蕪城謝公已去人懷想向此還留召伯名

呉學士席上作

塵沙欺客日冥ヽ喜對賢豪耳目清爛熳共誇文字飲歡娯誰憶管絃声風牽翠幕燈相照月掛朱簾酒屢傾後夜想當縈劇處夢魂還遶北池行

羇旅呈介甫

羇旅迫歳晚班毛混滿鬢遊無騍下馬坐乏囊中金塵渓風声濁天昏雪氣深幸聞清論数竟日觧悲吟

送介甫行戠縣

厩牧三年歴苦頻況今持斧仰行春民氓墮窳懷寛政吏士因循倚近親被水田疇思貸種経冬緑寡得周貧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

次韻介甫懷舒州山水見示之什

皖上相逢昔少留登楼隐几聴鳴鳩山峰游處
今何在溪水流来比有不就食四方甘不繫為
生一世信長浮共知局促京沙裏白首當時始
覺羞

因憶瀟楼讀書之樂呈介甫

憶耶瀟楼幸从謡乾坤談羅論雎鳩詩時講易它時
已恨相從少此日能忘共學不南去溪山随夢
断地来身世若雲浮行藏願与君同道祇恐蹉
跎我獨羞

次韻介甫集禧池上詠鵝

池上溶〻浮暖日野鵞無数自相於謀生迹与
風波寮擇地心将網弋疎毛羽鮮明疑振鷺声
鳴和好似関雎應憐豢養輕身者只直義之数
紙書

与君佐簡

令啓令以親者至輙具不腆之礼苟得不道一
辱臨之良幸令頓首君佐足下

荅王和甫書

令啓久相失比忽奉來教大慰所懷自鄴取隋
以抵取京師愈加迂緩車馬冒寒能無苦乎令
既至家後復謀還常遠出連病舊學頓喪徃还
雖多祇以療日心之所懷誰与講者朋友之遠
其思如何我不知行李以何時至京与平甫誰
為先後既相聚處後甚歡苟存不遺幸時以書
見及冬寒比劇遠客尤望加愛不宣令再拜

荆公贈遺書詩等附

與王逢原書

寄王逢原

哭逢原

逢原挽辭

思逢原

思逢原 二首

與舅氏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與崔伯易思王逢原書

與王深甫論王逢原書
別孫莘老思王逢原詩
客有示余王逢原詩編者因成短韻逢原廣陵人死年二十八　張舜民
王逢原哀詞　郭祥正
淮南部使者邵必奏狀
先生行實
先生逸事
吳夫人傳
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

荆公贈遺書詩等附

与王逢原書

安石頓首讀所辱書辝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安石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安石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得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安石頓首

安石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々
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与足下極所欲語
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
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説夫君子之
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
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与否耳身
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得於
行而不得於知吾恥之也得於知而不得於行
吾不恤也尽吾性而已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
命也孔子之説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々
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
子者有之矣故有孔子不暇暖席之説韓子亦
以為法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
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
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
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
君者不忘天下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

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
遯世無悶樂夫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比門
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
不憂也仕於勢不在於天下国家與夫不仕者
未始有憂君子陽〻考槃之類是也惜有憂者
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詩者非一人之辭也出
諸国之賢者則道不能盡輒聖人也宜矣然汲
〻以憂世事孔子固有取而不為也孟子曰伊
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

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已猶囂〻
然曰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
謂憂天下者僕〻自枉而幸售其道者然其謂
孔子曰可以仕則任可以止則止率皆聖人也
乃吾所願則學孔子也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
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
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
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

也以且噫七十子之賢親出於孔子之時獨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顏回有是說况去聖人久而私力於學者耶孔子論聖人有先後矣學者知其然則宜法孔子安可慕其所以慕而已乎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之文時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語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銖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則必能守之故以安石之所學報足下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以足下之才行僕安敢不以孔子之道友足下乎不宣令安石頓首

三

安石頓首逢原足下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欵方欵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瀆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

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来見就不知有暇否幸
因書見報安石止寓和州耳来真唯迎親老来
視女弟既而帰和俟命也冬寒自愛安石頓首

四

安石頓首承跋涉到江陰與賢閤萬福良以為
慰安石居此欝〻殊無聊念非見君子誰與論
此不久来江寧冀逢厚一来不審肯否儻可與
子明同来乎不知脚氣近日如何切自慎愛千
萬千萬近見華老其不肯豫人事固知其如此
久矣而書来過相稱譽似以俗人見遇不知其
故何也既已任此職事矣彼以此遇我殆其宜
也冬寒自愛安石頓首

五

安石頓首辱書感慰舟但秉至蘄陽當無人何
問薫是呉男法所當得亦何嫌不自驚之以往
還就載官物可也旅居僧舍良亦無聊千萬自
愛時以書見教今日尚若大風不可行悠〻不
謹安石頓首

六

安石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别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為觧也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尊奉遲切〻安石頓首

七

安石頓首辱教具晚盛指陳山人今在此幸便訪及也它侯面謁忽〻不謹安石頓首

八

安石頓首比辱足下來見頗存而人事紛〻殊不得從容盡所欲言而遂爾遠違區〻鄉往之情豈可以書言哉到天長乃知行李已到毗陵脚氣已漸平復殊以為慰即日動止想與賢閣俱萬福貴眷各寧康已到宿州薄晚遂行更数日即到京師别上狀然書所傳道豈可以盡意手近見說脚氣但於早起未下牀未語以前取唾以手大指摩脚心取極熱乃下牀久之自不復發嘗試為之此乃嘗有人以此除疾為之無

妨也蔦子明得書否二男處有書来否苦熱自
愛安石寓家舡中数日来熱不可勝任殊以為
憂為之柰何安石頓首

九

安石頓首不見已兩月雖塵労汩〻企望盛德
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
奥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為之仰羨近辱子
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
至金陵以盡遠懐安石頓首

十

安石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
伏計已還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
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安石之勢恐未能
自脱於此矣罪戾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
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為者也逢原不知可
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歳試思之也
人還一報餘自愛重安石頓首

十一

安石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安石昨到金陵忽〻遂歸番陽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舡難為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安石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数涵朝廷則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罪纍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贖足下安以為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為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為惠大矣安石頓首

十二

安石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雖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

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方乃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講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明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安石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安石頓首

寄王逢原

北風吹雲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臺六龍避逃不敢出地上獨有寒崔嵬披衣起行愁不愜歸且把卷闔且開永懷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為哉申韓百家藝天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儒衣紛紛欲滿地無復氣焰空煤炲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真奇材楩楠豫章槩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拘不得往子有閑暇宜能來

晤言相與入聖處一取萬古光芒迴

哭逢原

布衣阡陌動成羣卓犖高才獨見居杞梓豫章
蟠絕埜騏驎騕褭跨浮雲行藏已許終身共生
死邪知半路分便恐世間無妙質皐端從此罷
揮斤

逢原挽辭

蒿里競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
修文禁琰能傳業侯芭為起墳傷心北風路吹
淚濕江雲

思逢原

自吾失逢原觸事輙愁思豈獨為故人無心良
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
語聽者誰朝出一馬驅暝歸一馬馳馳驅不自
得談笑強追隨仰屋師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
冢上土草茅已分披婉婦且少年煢煢一兒嬰
高義動閭里尚能致財貲嗟我衣冠朝略能具
饘糜蒸登一本作豆無所助秉顏亦何施閒婦欲北

延跂予常望之寒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又說
當産予産予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夢熊羆
天方不可將我願適在兹我疲學更誤與世不
相宜宿昔心已許同困結茅茨此事今已矣已
矣尚誰知渺〻江與潭茫〻山與陂安能久竊
食終負故人期

思逢原二首

蓬蒿今日想紛披塚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為
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湓
水東来入酒卮陳迹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
當時

百年相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鷹隼奮飛
凰羽短騏驎埋没馬羣空中郎舊業無兒付康
子高才有婦同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
錢風

與舅氏吳司録議王逢原姻事書

安石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
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来此

修學雖貧不應舉為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男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安石目見其所為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不備安石拜上

安石啓新正伏惟二男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惟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為過當皆不足信安石此深察其所為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絶貧乏况其家口寡亦易為贍足雖然不應舉以安石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雖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言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男有信來審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不備安石拜上

與崔伯易思王逢源書

伯易足下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為之作

銘固吴特起去奉呈此扵平生爲銘最爲無媿
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安石之不肖固不
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
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
而有望其助我者莫如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
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
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我兩人者知
之〻盡乎可痛可痛安石再拜

與王深甫論王逢原書

安石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
已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
一見若足下未差他則安石此月乞去至淮南
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
且留以待安石還事欲講扵左右者甚衆切勿
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
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
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
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扵善人君子如

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安石頓首

別孫莘老思王逢原詩

逢原未孰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手把湖上舟望子欲歸時茫然乃分散獨背東南馳寥寥南城居解后與子期雞鳴入省門朱墨未紛披含意不自得強顔聊尓爲會合常在夜青燈照書詩往往並衾語至明不言疲匆匆舍我去使我當從誰送子不出門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如今與子相隨隨子至湖上逢原所嘗嬉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已懷今日愁更念昔日悲相逢亡何有但有鏡中絲

客有示余王逢原詩編者因成短韻逢原廣陵人死年二十八　張舜民

古人深恨不同時雖得同時不識之獨把遺編想風質皇天何負十年期

王逢原哀詞　郭祥正

追髣髴兮故國之山立與子之相遇兮聽其言
而若秋雍〻而肆兮嚴〻而收樂我之心兮以
遨以遊子將娶兮于南州不得從子以往兮翺
自省以止〻川陸兮沈浮日月兮冉周闔子之
長逝兮愴我之深憂子不可見兮道將誰求彼
蒼者天兮胡與胡仇如子之才學兮使不位於
公侯欲奠生芻兮靈何自而薦羞想風期兮柰
何悵平昔兮悠〻

淮南部使者邵必奏狀

臣伏見 國家詔下間歲貢士丁寧告戒勤亦
至矣然士有自負其業不求聞達者臣恐州縣
不得而薦 天子不得而知臣伏見揚州布
衣王令文學德行俱出人右奉寡姊如嚴父教
孤甥如愛子寒飢窮困不改其守求之士人未
見其比臣叨列職司 國家利病皆得言之見
賢不舉實臣之罪

先生行實

前忠武軍節度推官知滁州來安縣孫侔爲通
直郎致仕侔上言尋醫已二十二年乞致仕特
除之侔字少述吳興人四歲而孤與母胡氏居
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向得之文甚奇古內
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鄉不與通也慶曆
皇祐中與王安石曾鞏名聞江淮間應進士不
中母病革時以爲恨故侔義不得仕客居吳門
吳興丹陽揚子間士大夫敬畏之知揚州劉敞
薦之曰侔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
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秘
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辭不赴敞知永興
軍奏辟管句機宜文字亦以病免
英宗即位沈遘王陶爲侔及王回常秩可備侍
從皆除用之侔以忠武軍節度推官知滁州來
安縣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
州團練推官皆不受安石少與侔友善兄事侔
安石爲宰相道過眞州侔待之如布衣時然侔
晚年亦急至於罵坐怒鄉論者以爲年者而德

衰也初王回常秩王令與倅皆有盛名令行能
尤異諸公稱述之最早死回亦不壽秩仕差顯
惟倅不仕終始

右出
哲宗皇帝實錄

先生逸事

處士之有道者孫倅常秩王令倅揚州人居於
蘇湖間好為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沉而
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士舉初未為人
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戶籍正其等秩
貲薄在第七衆人處請曰常秀才廉貧願寬其
等永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
非庸衆人也永叔為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說
其為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於
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因讓不受自陳方應舉
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
孫倅聞朝廷賜之如秩倅
受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謂秩

尚節而倖安礼者也所謂賙之亡可受矣尚節
者潔而介安礼者廣而通今亦楊州人少時落
拓不撿未為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
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

右出翰林侍讀學士劉公敞雜録

吴夫人傳

吴氏臨川人家世儒學聞見習熟幼而有知既
嫁而寡其夫之友王安石弔之曰康子高才有
婦同盖以比黔婁之妻也王氏吴氏皆臨川望
族人物之盛世通婚姻故安石知其賢為詳元
祐七年三月唐州言伏見本州泌陽縣上馬鄉
故江寧府録事參軍吴黄女年二十四歲而歸
布衣王令未及一年而令卒是時王婦方二十
五歲獨有遺腹一女其兄欲奪而嫁之號泣弗

許婦老父母之家屏跡田桑以事兄嫂荆釵布素不事塗飾如此三十二年矣今在本縣黃池陂獨居掌治陂事每歲農隙躬率農夫數十餘人修治堤堰蓄水灌田利及一方一方之人循稟教令子弟有不率者自携撻楚以求治其罪農民無知非有威刑不可以齊苟非節義出衆何以服之欲乞朝廷時賜旌表詔賜絹一十四米一十石其後以壽終于池陽所居焉

右出 國史列女傳

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

姪朝請奏權發遣簡州軍州事王雲撰

夫人吳氏撫州臨川人廣陵先生元城王公之妻先生諱令字逢原道德文章名一世年二十八而卒夫人抱始生之孤往歸母兄喪除議所適雪涕自誓屏居別墅僅蔽風雨悪衣糲食人所不能堪三十有五年以終厥身凜然古之節婦天下稱之家始來唐唐多曠土熙寧中詔募民菑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

之大惜於方略睍莫敢舉夫人因其先占田陂
旁慨然謂衆曰我非徒向謀陂興實一州之利
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污萊均灌溉身任其勞
築環隄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壤化膏腴民飫
秔稻而其家貲亦累鉅萬夫人一毫不私服用
之儉猶昔也方且汲汲振窮乏周疾喪貸不能
償則為焚券德彝口聞遠邇信服訟不詣官決
於一言久之四境無復凶歲民深德夫人之惠
相與列言于州州聞于朝優賜米帛而鄉人矜

以為榮迄其澤被一方功昭于時豈特古今女
子所未嘗有雖烈丈夫建立無以過之烏虖是
真先生之配也夫人尚書屯田員外郎德昭之
曽孫尚書都官員外郎敏之孫江寧府司録叅
軍贇之子婉慧夙成父異之嫁不輕諾廣陵先
生妙年英特聲震江淮荆公一見以為友勸其
舅以夫人歸焉居無何而寡遺腹舉一女長有
淑德荆公高選諸生以嫁錢塘吳師礼歷博士
諫官右司員外郎為時名臣夫人天才超然辭

翰之工不假師授喜讀孟軻氏書論議宿儒所不及謂非婦能皆秘弗耀父事兄母事姊姊亡感慟得疾卒年五十九實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兄豪奇士也夫人既卒二年以先生葬常州躬護柩北來道遇病病卒後十年乃克合窆于唐州桐柏縣之淮源鄉又十四年外孫說擢官大農出佐雍州以其母朝夕之念不遠數十里力請易襄過唐上冢顧墓碑未刻乃使來請云曰室家之道古難其全清規懿範聽不並紀

今先生名在國史夫人繼有佳傳夫婦俱賢傳奇傑出高視千載邈無與儔昔荆公誌先生之墓以為可以任世之重有功於天下且謂夫人有賢行又詩哭之曰康子高才有婦同暨錄司錄公則曰季女有特操如夫荆公世之師而每稱重如此可以知其賢矣斯文垂世炳如日星孰敢措一辭於其後哉雖然前誌誌常州之葬爾今合葬于唐而無辭以紀則百世之下安所考信族子誠不肖為是悼懼敢以伯母夫人之

德烈碣于墓

小宗圖書館藏